

信 紹 介 封 兩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103174
64/3

I247.8

138

內容說明

這本書裏所收集的七篇文章，寫的是一批暗藏在工廠、礦山和別的企業單位裏的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，和我們破獲他們的經過。

這批反革命分子，有的拉攏落後分子，組織小集團，陰謀暴動；有的偽裝進步，騙取了積極分子和勞動模範的稱號後，利用職務上的便利，製造了一連串政治性的技術事故；有的偽造證件，隱瞞歷史，混進了黨，團組織；長期破壞團結，刺探機密。

但是，儘管他們怎樣偽裝，豺狼的尾巴是掩蓋不了的，在人民羣衆的監視下終於查明底細，把他們逮捕法辦了。

目 錄

- 一 斬斷魔爪.....孟 魁(1)
- 二 迷人的外衣.....曾 普、彭 軍(9)
- 三 兩封介紹信.....朱其華(21)
- 四 偽裝的豺狼.....嚴 九(31)
- 五 生路和死路.....王一魯(39)
- 六 不能讓他再猖狂.....班 瑞、安 華(46)
- 七 這裏面一定有問題!.....徐 漫、凱 英(54)

斬斷魔爪

孟 魁

殺人的魔王

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的八年中，在日本鬼子統治下的河南六河溝煤礦，成了一座人間地獄。當時，殘害、壓榨工人的，除了殘酷成性的日本鬼子外，還有那些祖國的叛徒、漢奸劊子手們；其中有一個被工人恨之入骨的大漢奸，那就是外號叫做“五閻王”的王志忠。

王志忠原名王振邦，從十五歲起，就在黑龍江日本學校唸書。“七七”事變以後，他就給日本軍隊當翻譯，後來跟日軍池田部隊來到六河溝煤礦，由於他對日本鬼子忠心耿耿，

他就當上了六河溝煤礦警察署警務系主任、煤師兼日寇情報機關的翻譯。

在這期間，他親手殺害過無數工人。有一次，一個叫李四的工人因推車掉了道，當場就被他打得不能動，抬回去不幾天就死了！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九日，我地下黨員李克保同志，被王志忠捕去給日本鬼子槍殺在煤礦附近的漳河橋邊。李克保同志的死是非常悽慘的：敵人先放狼狗把李克保同志咬得血肉模糊，又在身上穿了幾刺刀，並砍下了他的胳膊，然後才把他打死……。王志忠的兇狠殘暴，在六河溝是盡人皆知的，他對自己的血腥罪行曾經這樣誇耀過：“在六河溝，光槐木棍子就打斷了三十多根！”從這句話裏，我們就可看出他欠了人民多少血債！

魔爪伸進了我們的礦山

日寇投降的消息傳來後，王志忠知道工人們是不會輕易放過他的，他便連夜帶着老

婆逃到賈汪，改了名字隱藏下來。

解放以後，賈汪煤礦職工開始重新登記，當時王志忠看時機已到，便找關係混進了夏橋礦。

混進以後，他首先向黨組織和黨、團員們靠攏，裝出一副非常親近的樣子，有空就拉黨、團員們下館子。在工作中，他表現得非常“負責”，經常很晚才上井，每天都在井下等着把當天的工作面開採情況、工資給付情況等記下來，第二天向領導上回報。有一次工作面裏出了水，他搶先跑了進去。就這樣，同志們給蒙混住了，誰都說他工作積極、肯吃苦，領導上也就把他看成是一個“好幹部”了。

他知道：要把過去的罪惡歷史隱瞞起來，光這樣還是不夠的，所以，他又指使他的老婆王秀英從街道上設法打入黨內，以便混淆耳目，使別人難辨真假。

剛解放不久，一般羣衆覺悟還不高，王秀英就利用這個機會偽裝積極，在街道上參加

各項社會活動，騙取了領導和羣衆的信任。一九五〇年，她竟混進黨內，同時，還竊取了賈汪勞工街街道主任、賈汪礦區婦聯委員、銅山縣婦聯執行委員、縣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等職務。這樣一來，王志忠逢人就講自己的老婆是共產黨員，怎麼怎麼了不起，王秀英就成了王志忠的“護身符”。

這個陰謀果然生效，不久以後，王志忠竟然也被接收入黨了。

在他入黨時，羣衆對王志忠一些似是而非的歷史問題，也曾提出過疑問：如王志忠登記表上填的是河南安陽人，但是他又從小在黑龍江讀書；他說他在六河溝煤礦幹過工，但對採煤的一些普通常識却完全不懂，而對採煤的一些技術理論倒很熟悉；另外，登記表上還寫着“給日本軍隊搯照像器材一個月”、“在北京閒住六個月”等等。當時，如果根據這些破綻追查根源，王志忠是很容易露出馬腳的，但是當時礦上的黨組織過於信任了他

的“積極”和“才能”，又聽說他老婆也是共產黨員，也就不再去追查他的歷史了。就這樣，王志忠一次又一次的“滑”過去了。

一九五三年四月，韓橋煤礦擴建時，他竟被從技術員、採煤隊長，提拔成為韓橋煤礦器材供應科的副科長。

毒辣的陰謀

王志忠當了器材供應科副科長後，感到自己已入了黨，取得了信任，腳根站得穩了，因此，活動也猖狂起來。他慣用請客、送錢、送東西等辦法來拉攏人，收買人心。他經常藉口開會把工人留在礦上，天晚了，他便叫他老婆從家裏把飯拿到科裏來，有意的請別人吃，不吃的也強叫吃。他把這叫做“團結”羣衆的一種“能力”。

對科裏幹部，他用拉攏和打擊並進的辦法，來加強自己的統治，破壞幹部和工人之間的關係。黨的小組長賀繼武同志的老婆生小

孩時，王志忠就叫自己的老婆買了肉、燒了鷄去“殷勤”侍候；平時，王志忠也處處迎合老賀的意思，拿話恭維他。暗地裏却把賀繼武同志調到井下去工作。這樣一來，科裏的事老賀就很難過問了。對第二副科長呢，王志忠又用了另一套辦法。他抓住第二副科長不識字的弱點，便故意讓他在羣衆大會上報告工作計劃，常常把第二副科長憋得張口結舌、滿頭大汗，使他在工人當中降低威信。上級來了指示，他不向科裏傳達，也不和第二副科長商量。有時需要回報工作時，他也不交代回報的內容，故意指派第二副科長去出席，使他不了解情況，無從談起，常吃批評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第二副科長有苦說不出，工作情緒很低，這時，王志忠又到領導面前去說：“第二副科長能力差呀”“工作不負責呀”等等，要求把第二副科長調走。

時間長了，全科的人都被他弄得惶惶不安，工作情緒很低落。

科裏的工會主席田敬海是個心地老實的人，有事經常去找王志忠商量。王志忠就抓住他回報情況，對他表示“關心”，並且介紹他入了黨。這時，老田對王志忠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。當老田被他拉攏以後，他就指使老田硬叫工會把一個外號叫邱瞎子的小組評成模範組。邱瞎子原是個偽礦警（已逮捕），在礦上當發料工人，思想很反動，他曾經故意扣料不發、私改料單，使生產受到很大損失，羣衆都對他有意見。當王志忠提拔他幹發料組長時，羣衆就很不滿意，這次工會又把這個小組評成模範組，羣衆的意見就更大了！後來田敬海的工會主席也就被大家選掉了。

在工作中，王志忠也不放鬆任何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進行破壞。有一次，工人們發現庫房的牆有裂紋，要是倒下來，器材要受到很大損失，就建議打上幾個垛子頂住，王志忠却堅決不同意。倉庫沒有圍牆，器材扔得滿地都是，工人們又向他建議壘道圍牆，王志忠

又藉口沒造預算拖延不辦。各項工作，他都是瞞上欺下，為所欲為，長時期不做工作計劃，去年四月份，坑木超過了八十多立方（每立方約有三十多根坑木），這麼大的數字，竟也被他花言巧語隱瞞過去了。

斬斷了魔爪

王志忠的巧妙偽裝，他自己認為是“百無一失”的，但是，任他詭計多端，假面目總掩蓋不了反革命的本質，遮不住人民雪亮的眼睛。羣衆慢慢地對他的言語行動開始注意了；他當過鬼子翻譯和殺害工人的事實，有些人也知道了，這些都是從六河溝來的工人中傳出的。有的工人就罵他說：再拿着給鬼子當翻譯那一套來當科長還行嗎！有關部門就根據這些綫索一再派人到六河溝去進行調查，並和李克保烈士的妻子郭蔭愛談了話。經過詳細了解後，王志忠的全部罪行都被揭發出來了。這個罪大惡極的殺人魔王，終於落進人民的

法網，這隻伸進我們礦山的魔爪被斬斷了。

(原文登在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三日

新華日報上，文字略經本社改動)

迷人的外衣

曾 普、彭 軍

來了一個笑嘻嘻的“老礦工”

從石景山往西，一個高峯接着一個高峯，一座峻嶺連着一座峻嶺。這兒是我們首都的寶山。豐富的煤層蘊藏在京西礦區的羣山裏。

一九五〇年四月，京西礦務局清水澗煤礦，新來了一個支柱工人宋德森。這個人據說已經有二十年的工齡了，看起來，確實也像一個老礦工：生產上在行，待人挺好，和和氣氣，老是笑嘻嘻的。介紹他到礦上來的人是這個礦上的一個共產黨員，同時，也是這個

“老礦工”過去的盟兄弟。

由於他工作“積極”，人又挺“老實”，又有“技術”，兩年之內，他就從支柱工轉成採煤工，不久，成了生產班長。

盜取了“勞動模範”的稱號

鄰近清水澗煤礦的西邊，是大台煤礦。

一九五二年四月，京西礦務局大台礦廠在木城澗區建立了生產四組。宋德森從清水澗調到這兒來作生產四組的組長。他對工人們說：“我是礦務局派來的，要在這兒創立先進小組。”後來，這個組就被叫做“宋德森快速掘進小組”了。

生產四組的工人開始用電鑽掘進巷道了。

從前，用手鎬掘進，每班工人勞動八小時，大巷只能掘進零點六到零點八公尺；現在，用上電鑽，進到一公尺半！

這時候，發生了一個問題：巷道向前掘進

得這麼快，但是把巷道和通風用的風道連接起來的立眼，却還是用手鎚鑿；人工趕不上機械；立眼跟不上迅速前進的巷道的需要，通風成了問題。工人們在巷道裏憋得厲害，氣都喘不勻，一幹活就腦袋發疼。

班長安立福和四級工何永江都為這件事情發愁，安立福找何永江商量：如果能夠也用電鑽打立眼，那，不就能跟上了嗎？他們興致勃勃地去找組長宋德森，要求允許試一試。可是，宋德森却給了他們一個冷冰冰的不容商量的回答：“不行！不許打！”

但是，這兩個一心一意要掃除生產障礙的工人，終於趁宋德森不在的時候，大胆地試驗起來，他們只用三十分鐘就打好了四個眼。打完以後，把電鑽拿下來一看，照樣轉得好好的，電鑽一點也沒損傷！巷道通風的問題解決了！快速掘進中的障礙掃除了！

宋德森呢，在這麼重大的事件面前，當天沒有開腔。第二天，他也沒說什麼，好像根本

就沒有發生過這麼一件事情似的。第三天，他忽然向工人們帶笑不笑地嚷開了：“必須使電鑽打立眼！咱組三個班都得這麼辦！”

二十多天以後，整個大台礦轟動起來了：“宋德森快速掘進小組創造了電鑽打立眼的先進經驗，工作速度加快兩倍左右！這個先進經驗正向全國推廣！”

過了一些日子，開了全體職工大會，宋德森在會上作報告：“我們用電鑽打立眼，解決了通風不好的問題……”

他一字不提這個創造是怎麼產生的。他用“我們”這兩個字，掩飾了他在這個創造過程中的破壞活動，把自己裝扮得好像是這個創造的領導者。

一九五二年，這個卑劣的傢伙出席了河北省的勞動模範代表會議。在一九五三年一月北京市評選一九五二年勞動模範的時候，他又全部地盜取了這個重大的創造，盜竊了北京市甲等勞動模範的稱號。

別有來歷

這個宋德森原來不是什麼有着二十年工齡的老礦工，而是日偽統治時期欺壓工人多年的煤礦把頭；他也不止是一個普通的騙子手，而是一個陰險狠毒的反革命分子。

還在一九三八年的時候，宋德森就參加了反革命的“後天道”，在大道首加恩的領導下積極進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動；從一九四五年起，他就成了這個反革命組織裏的骨幹，擔任副盤主的職務，在京西的山區裏，對解放區邊緣地區進行破壞。直到一九四八年，北京解放的前夕，他還在山區散佈什麼“八路軍只能在山溝裏遊遊，成不了什麼氣候”的鬼話，打擊羣衆支援解放戰爭的熱情。

北京解放了，宋德森偽裝起來了。在歷次取締反動會道門的運動中，這個堅決反人民的“後天道”副盤主始終拒不坦白，並且還暗中拉攏退了道的工人，企圖發展他們重新

入道。

他的弟弟宋德全當過反革命武裝組織還鄉團“九大隊”的中隊長。一九五一年，人民政府槍決了這個作惡多端的反革命罪犯。這一來，宋德森更加仇恨黨、仇恨人民了。他就設法披上最迷惑人的外衣，鑽到人民的礦山裏來，進行最陰險的反革命活動。

狠毒的破壞

他鑽進礦山以後，對人總是笑嘻嘻的，處處表現得很虛心，並不斷地向黨組織遞送入黨申請書。他還三天兩頭地釘着支部書記問：“你看我還有哪些缺點？”暗地裏，却千方百計地打擊組裏僅有的一個共產黨員，直到把他排斥出去為止。他並想盡辦法來挑撥離間組裏的青年團員和進步工人之間的團結。

他看到大台礦黨、行政、工會的某些領導幹部的政治麻痹和官僚主義是相當嚴重的，他就鑽了這個空子，並利用某些人是非不分